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

二

弔屈原文

賈誼

誼謫長沙不得意投書弔屈原而因以自論
然譏議時人太分明其才甚高其志甚大而
量亦狹矣

恭承嘉惠兮 竊罪長沙 仄聞屈原兮 自湛汨羅 造託湘流
兮 故弔先生 遭世罔極 兮 廼殞厥身 烏虜哀哉 兮 逢時不
祥 鸞鳳伏竄 兮 鴟鴞翔關 茸尊顯兮 詭諛得志 賢聖逆
曳 兮 方止倒植 謂隨夷溷 兮 謂距驕廉 莫邪為鈇 兮 鉛刀
為鋌 于嗟 默默生之亡故 兮 幹管棄周 昂寶康 歎 兮
騰駕罷牛 駢蹇驢 兮 驥垂兩耳 服鹽車 兮 章父薦屨 漸
不可久 兮 嗟若先生 獨離此外 兮 評曰 已矣國其莫我

知兮 子獨壹鬱 其誰語 鳳漂漂其高逝 兮 夫固自引而遠
去 襲九淵之神龍 兮 沕淵潛以自珍 伯也 蟪蛄以隱處 兮
夫豈從蝦與蛭 螟蚘 所貴聖之神德 兮 遠濁世以自藏 使
麒麟可係 而羈兮 豈云異夫 犬羊般紛紛 其離此郵 與尤
兮 亦夫子之故 孤音也 歷九州而相其君 兮 何必懷此都也
鳳凰翔於千仞 兮 覽德輝而下之見 細德之險微 兮 逢
矰擊而去之 彼尋常之汙瀆 兮 豈容吞舟之魚 橫江湖
之鱣鯨 兮 固將制於螻蟻

西漢文

請立梁王疏

賈誼

深識事勢議論剴切筆力老健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是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虛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其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幸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二三列城与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淮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據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

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之矣夫秦日即進一節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
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亡
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語好將
使不寧未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
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鵬賦漢作服下刷一後句下並假賈誼

其詞汗漫恍惚蓋皆遺世忘形之說此太史
公讀之而有同死生齊物我令人爽然自失
之歎也誼謫長沙抑鬱不自得適有鵬入之
異長沙地卑濕恐壽不得長故為此賦推原

死生之理以自遣也

單闕印一葛反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鵬集余舍止于坐
隅貌甚間暇異物來碎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初言其
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子鵬余去何之吉辱
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鵬乃歎息舉首奮
翼口不能言假設辭對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亡休息自是以下皆假鵬鳥對轉流而
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蟬泐穆亡聞兮胡
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環門兮吉凶同
域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伯世斯遊
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廼相武丁夫禍之與福
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悍兮矢激

則遠萬物回薄兮震蕩相轉雲丞雨降兮糾錯相紛大
鈞播物兮塊坳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音遠
有命兮為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
炭兮方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
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音聲
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亡不可貪夫徇
財烈士徇名音者死權兮品庶每生休迫之徒兮或趨
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真人恬
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音寥廓忽荒
反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音則止縱軀委命兮
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辱若深淵之龍
泛虛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
累兮知命不憂細故音帶坳介芥何足以疑音叶韻

解嘲

楊子雲

此又是一樣文字體格其實陰寓譏時之意
而陽詠歎之進學解送窮文皆出於此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則
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滄人之爵懷人之符分
人之祿紆青拖紫丹朱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音
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
畫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曜星舌如電

光壹從壹術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稜葉扶疎
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
織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反無權纒給事黃門意者文
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
欲丹朱吾駭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旗也往者周罔解結
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
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
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術以頡亢
而取山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
渠搜有而分五剖前番禹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製
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
之士古解大山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
高人人自以為谷縣戴紕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
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
渠且握權而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斥
勃解之鳥乘鴈集則不為之本九兩則字多雙鳧飛則不為之少昔
三仁去而殷虛一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
而粵伯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
危穰侯蔡澤以嚙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
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
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
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

而傳或倚夷門而坐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
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
是以上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空際蹈瑕而無所訕也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
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
欲行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
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
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
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攫拿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
全是故知文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
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
如今子廼以鳴鳥而笑鳳凰執蠶蟻而嘲龜龍不亦病
乎子徒嘆我文之尚白吾亦嘆子之病甚不遭史跗扁
鵠悲夫客曰然則靡文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
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翕肩
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
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頸涕唾流沫西揖強
秦之相搯其咽抗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
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鞵掉三寸之舌建
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三傳禮
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抱鼓之間解甲於文遂作君臣

之儀得也。刑靡赦。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滂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礪墮。雖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資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喻巴蜀檄

司馬長卿

一篇之文全是為武帝文過飾非最害人主心術然文字委曲回護出脫得不齊又不怯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當一半不是最善為辭深得告諭之體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边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具師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駭交臂受事誦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後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平番禺天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賈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齊踵喁喁然皆爭解此說蜀西視謹欲為臣妾道里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

實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
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兵制驚懼子弟
真憂慮長老邵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
此書最妙若不如力明談是上面有便實即中固不是要之百姓亦不是
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
幸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吾後觸
白刃冒流矢義作謀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
私讎彼豈樂死悲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
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
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
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
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骨液潤
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作借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
逃抵誅身死無名益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
此二句尚而見素崇向之為各兄弟第若
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
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
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
死亡之罪讓三老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
已親見近縣恐遠所給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
縣道使咸諭陛下意毋忽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事其實相如只是強

分疏却又要強說道理至以禹治水為比可

謂牽合矣使人主觀之乃所以助成其好大

喜功之習非所以正救其失也然文字自佳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武帝威武紛紜湛音沈恩汪

濺音沈羣生霑濡洋音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隋流

而獲反人羊風之所被罔不披赴靡因朝并從駮反蒙江定

於音鑿存叩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輶東鄉向將報音至于

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

辭畢進曰蓋聞王臣無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

絕而已今罷音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

不竟士卒勞瘁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

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

笮漢作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

得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

夷狄音故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

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

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

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

之人人然後有非常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

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音厥成天下晏

如也昔者洪水沸出音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

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滄災

不歸之於海而天下亦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

心而身親其勞躬腠音肱竹尸無腠音肱竹尸膚不生毛故

休烈顯乎無窮名稱決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

特委瑣啞音握五齟齬音蘇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

爾哉必將宗論閱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

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

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

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

之國遠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而

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行

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

係縲號泣內嚮五臣作而怨如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

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

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

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

集洳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闕沫音若若微暗音非

何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

施遠撫長駕使䟽迹不閉習音英閭味得耀乎光明以偃

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音禘福不亦康

阜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

民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

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
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大山之封加梁父之鳴和鸞
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
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於是諸大夫
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
比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敬罔棄徒
遷延而辭避

家世源流論著本末備見於此篇終自叙數
 文字反覆委折有開闔變化之妙尤宜玩味
 昔在顓頊命南正董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
 黎之後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
 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序而為司馬氏
 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晉中軍隨會
 犇魏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
 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
 顯廟暗其後也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
 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
 梁更名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
 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
 臧玄孫印為武信軍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
 殺漢之伐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母懌母懌
 為漢市長母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
 談為太史公大史公季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
 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孝者不達其
 意而師詩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
 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各法道德此務為治者

也。其所以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
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
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
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
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
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
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
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
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
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

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
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
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
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
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非順則
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
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
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
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
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櫛
椽不斲，飯土盥飲，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

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
 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
 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
 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
 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
 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
 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
 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刺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
 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
 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
 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
 之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
 有度無度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巧中時變是守虛者道
 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
 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廼
 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廼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廼
 合大道混混真宜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
 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
 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史有也字由此觀之
 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史有也字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
 治天下何由哉夫史公既掌夫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史有也字
 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

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
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院困蕃薛彭城過梁楚
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印紫昆
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南
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
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大史也自卜世
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女復為
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
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
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
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
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
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
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
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
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
予其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
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細中記
石室金縢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託太史公曰先人有
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
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存斯

乎小子何敢攘古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

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

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時作言之不行也是

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作天子諸侯討大夫

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

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

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

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

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祭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

於屈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誌意易以道

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

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

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

數祭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

故臣弑君子殺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諷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

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

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

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

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
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
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
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
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
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
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虞犧至純厚作
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
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
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
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
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
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取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
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
夫之業不述隨堯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
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
其文十年而曹李陵之禍幽於囹圄繼延喟然而嘆曰是
余之臯夫身力是余之臯也夫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
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推漢繼五帝
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

石室金鑰玉版圖籍散亂漢吳蕭何次律令韓信
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則文季彬彬稍進
詩書往往借出自曹參薦黃公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
與叔孫通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
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
斯事顯於所履至于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
下余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與原始察
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
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
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
取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
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
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
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
序略以拾遺史作為補藝成一家言史有之協六經異傳史有之齊百家雜語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竣後聖君子

答任安書

太史公

反覆曲折首尾相續敘事明白讀之令人感
激悲痛然看得豪氣猶未及除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
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願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無誰
語語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
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
缺雖才懷隨和行苦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
而自黜耳書辭宜否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目淺
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
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
不能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冤冤私恨無窮請畧
陳固陋關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愛
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
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
子之林矣故禍莫僭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
辱先而謫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
所從來遠矣昔衛灵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適齊因景
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來爰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
才之人事關於官豎莫不傷氣况慨之士乎如今朝
廷雖乏人奈何今乃錮之餘言已不當為士也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
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
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
遺補缺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
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
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如

後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到下大夫之列陪外
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
隸在闕茸之中廼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
羞當世之士乎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
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
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
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
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
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
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
與士信臨財廉取三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
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
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
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
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
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
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
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
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
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
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

怡大百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

懷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

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

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

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

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

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

下於罪奉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

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

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

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耶李陵既生降隕其家

聲而僕又茸推也勇反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

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

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

蟻何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

能自免卒致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

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

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

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

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

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

廐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牢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
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
定計於解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立可垂立可於圜
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
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
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
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
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
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
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
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

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
至於鞭笞之間廼欲引節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
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
妻子至激於義埋者不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
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
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矣
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
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若僕之下生不不得已乎所以隱
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
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
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音仙文後力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而有國語孫子
膾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山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攷
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
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
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
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
舊聞攷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
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
書藏之名山竹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貴雖
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
負下未易居不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
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
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
士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
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耶故且從俗
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
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曷辭以自解無
益於俗不信祗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
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五

西漢文

西都賦序

讀西都賦序則知詞賦之作亦可以觀世變
非一切鋪張誇大之謂也本朝吳處厚賦評
唐說齋中興賦序亦得此意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
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
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
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鳳
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

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立壽王東方朔
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
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_臣間作或以_臣杼_以下情而通
諷諭或以宣上德而_{張慮}於後嗣
抑國家之遺美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
蓋奏御者十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_{彼永}焉與三
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
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來於孔氏列於
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
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

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後音城隍而起苑囿
以備制度西上耆老咸壞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
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西都賦以極衆人之所
眩音曜折以今之法度辭曰

西都賦

班固

所謂極衆庶之所眩曜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
有意乎都河洛矣報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
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據懷舊之蓄念
發思古之幽情搏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音
漢之西都在於雍州賓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

以大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音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

渭之川衆流之隈沂涌其西華實之七則九州之上腴

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音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

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

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

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晞音秦嶺

賊音北阜挾音澧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

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

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音周池而成淵披

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闔且于

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音田城溢郭

芳流百壘紅塵四合煙霞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
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
姜鄉曲豪幸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
肆驚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
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絃冕所興冠蓋
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二選七
遷充奉陵邑蓋以疆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封畿之
內歌土千里卓犖勛角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
天幽林穹公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綠其隈鄠陂杜
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
之富號為近蜀其陰則冠姑亂以九峻好紅陪以甘泉

乃有雷營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姑淵雲之所頌歎
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場
音綺紛溝塍音刻鏤原隄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
穀垂穎桑麻敷紛東郊則有通溝大漕音潰湖音對渭洞河
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園禁苑林
麓薈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
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
宛城素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
異類至于三萬里其宮室也音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
濶坤靈之正位放壙音因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
冠山之朱堂因壤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音焚音

以右音禱禱棟棟音而高音驥相雕玉瑱音以居音

裁音以飾音瑞音發五色之渥彩光爛音朗以景音

是左城音則右平堂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音闥洞開列音

虛音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

啓音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開音館煥若列宿紫宮

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

茲不可殫音論增盤音桂音回音鬼音回音登降照爛殊形詭

制每各異觀乘茵音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

椒音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音若椒風披香發

越蘭林蕙草音鴛音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

呈材牆不露形音以藻繡絡以編音連隨侯明

月錯落其間金缸銜壁是為列音錢音翠音火音齊音流耀

含英音懸音垂音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音鉅音砌音玉階彤庭

硬音音織音利音琳音珉音青音綵音珊瑚碧樹周阿而

生紅羅音蠟音綺音組音續音紛音精音曜音華音燭音俯仰如神

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音貴音處音乎斯列者

蓋以百數左右庭中音新音堂音百音寮音之位蕭曹魏邵謀音乎

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音涕音蕩音亡音秦

之毒音蠶音故音令音斯音人音揚音樂音和音之聲音作音畫音一音之音歌音上音德音晉音乎

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博

敦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

明金馬著作之廷大雅宏遠於茲為音奉音元音本音本音耀音

治聞... 帝章校理秘文周以鈞陳之位衛以嚴更...
之... 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音贊切衣
閣齋尹閣寺陞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微峭道綺
錯輦路經營脩塗一本涂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
光而巨長樂陵登作酈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
設壁門之鳳閣上觚音絞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之嶼音嶼
曉音曉坼麗巧而竦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
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殿高臨乎未央經駘音濞溢而出
馭音馭爨音爨爨音爨可洞狝音狝鳩音鳩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
激日景而納光神明贊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音軼雲
雨於大半虹霓廻帶於焚音焚楮音楮雖輕迅與漂音漂伽音伽照音照皎
猶愕音愕坳音坳各貽音貽勅音勅更而不能階音階攀井幹音幹黯音黯而未半目眩音眩
轉而意迷捨音捨櫺音櫺黯音黯檻音檻而却倚若顛墜而復稽音稽魂音魂恍音恍恍
况往以失度廻迴途而下低既憊懼於登望降周流以
彷徨步用道以縈紆又杳音杳鳩音鳩鳥音鳥窳音窳鳩音鳩鳥音鳥而不見陽音陽採音採飛
闐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
太液覽滄海之湯湯音湯揚音揚波音波濤音濤於碣石激神岳之蔉蔉
七幸音幸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
木叢生巖峻峭岫音岫由岵音岵嶺音嶺律音律金石岵音岵嶺音嶺耕音耕嶽音嶽抗音抗仙音仙掌
以承露擢音擢雙音雙立音立之音之金音金壘音壘軼音軼埃音埃壙音壙
氣之清英騁音騁文成之音成不音不誕音誕馳音馳五利之所刑庶音庶松音松喬
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音館非吾人之所

爾乃盛裝遊之壯觀奮太武乎上圍因茲以威以夸
勢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趙鳥詔梁野而驅獸
毛羣內闐暗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
虞人理一作休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果陷網連紘
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其乘鸞輿備法駕帥
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統鄴鄴鄙諳歷上蘭六師發逐
百獸駭殫震震爚爚藉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
蹂城九躡其十二三乃柳於六怒而少息爾乃期
門仗矧利飛列刃攢鏃鑿要腰缺暗追縱鳥驚觸絲獸
駭值鋒梯不虛倚暗弦不再控音矢不單殺中必疊疊
颯颯音紛紛增增音繳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
赤勇士厲後抗城秀失木豺狼嘒嘒音窺爾乃移師赴
險並蹈濬穢窮虎奔突狂兇嗜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
折音倚音標音交音扼音猛音噬音脫音角音控音脰音徒音搏音獨音殺音狹
師豹拖城音可能音螭音曳音犀音擊音豨音頓音象音竄音超音洞音壑音越音峻
崖音暗音蹶音蹶音城音監音巖音巨音石音頽音松音栢音仆音叢音林音摧音草音木音無音餘音禽
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
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音奸音封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
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音陳輕騎以
行包鮑茅騰酒車以斟酌音害鮮野食舉烽命爵音饗音勳音畢
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中豫章之宇臨乎昆明
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以雲漢之無涯音暗音茂音樹音蔭音尉音芳

孫奇官館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觀大漢
之云為乎夫大漢也拾其詞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寶位由教養
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
時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入勢而獻
其說蕭公權宜而托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
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懼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
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大清以變子之感志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
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楹樞邪辯罔遺室原野
獸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
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評乃致
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
赫然發憤應若與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音遂超大河
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
鴻濛音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
恢復疆宇勲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
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尔而已哉且
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
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聖德也分
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
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
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

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冠已復禮以
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
披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
之道備矣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治盛三雍評之上
儀脩袞龍之法服鋪平鴻藻申景錄揚揚世廟正雅
樂神人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
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古教之所被散呈明以燭
幽然後增周舊脩洛邑翦翦龍二顯翼光光漢京于諸夏
總八方而為極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闡庭神麗奢
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一本流泉而
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園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詎合
乎文囿若乃順時節而蒐音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脩
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四職音嘉車攻采吉
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音革鍾登王輅
乘時龍鳳蓋音林麗離和音璽玲瓏天官景從音威盛
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
五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音蟻音雲羽旄掃霓旌旗
拂天焱音焱音念音炎炎揚光飛文吐燭生風故音野音
贈音山日月為之奪明立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
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奉烽伐鼓
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音
不音睨音禽音鸞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音

烈於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及物馬踠踏餘足士怒未
添薛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
懷百灵觀明堂臨辟雍揚絳淵宣皇風登灵臺考休徵
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
稜西盪河源東濬海濬瞻北動幽崖南曜宋垠
縉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
未臣天不陸警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緩哀牢開求
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方之圖
籍籍方國之真珍內抚諸夏外綏百蛮爾乃盛禮興樂
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
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万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
牢饗爾乃食羊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
咿耕管絃呼管絃擘管絃擘管絃抗五声極六律歌九功
舞八佾韶舞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襟音休音韻
堯切侯離罔不俱集万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
烟暗煜城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
上觀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
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
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只
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
織紅暗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織美而不服
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

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壻利欲之源滅廉
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吉是以四海之
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藉下舞上
歌蹈德諫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嘆玄德謹
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
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
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
徒馳騁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
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上中平夷洞達
萬方輻湊秦嶺九峻塹工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
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
統和天人大液昆明焉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
富游俠踰後犯義侵禮孰與同獲法度翼翼濟濟子徒
習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闕而
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饗塹然失
容逡巡降階揜塹塹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後位今
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
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人主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
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
曰

明堂詩

於音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上煌上上帝宴

惟願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
維維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泐泐音聖皇祐山造舟為梁音上音國
老乃父乃兄抑抑皇一本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大上示
我漢行洪化唯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上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
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音無音武
彙惟豐年於皇榮育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音斷音浮雲寶鼎見兮色
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
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皇兮集皇都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劔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
永延長兮膺天慶

